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溪南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王增聞

滹南集卷二十五

金　王若虛　撰

君事實辨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謂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者而意之耳列子所謂疑鄰人之竊鈇者也不然英彭陳豨之徒何

為無所見耶

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實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襲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為惠帝不得不殺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無罪奈何以戚氏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妬忌婦

人之常況呂氏之悍乎而且以妾偪妻以庶子而幾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豈不益甚哉故寧隱忍而委之亦可謂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後之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逆誅之在他人猶不可而可施於妻子之間乎為論不求義理之安而惟詭異之貴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權術處之是故惡夫曲辨之士也

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擊漢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

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餘輩來皆言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而今徒見羸胔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而不可擊也上怒械繫敬於廣武既而果困於平城及得解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為侯議者曰是舉也高祖實專之盛氣色期於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繫焉彼十使者非佞則愚其言可擊何足深恠而皆殺之乎使幸而得志且復殺敬矣何髙

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罪已也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既至帝方倨洗召使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為始折其氣而終收其心此葢鼓舞英雄之術以予觀之帳御之具素所處也若夫倨洗而見則平生常態殆與見酈生無異彼其傲慢凌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騎項靡所不至而顧獨謂此為術乎使其誠出於是亦非駕馭之

道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意遣使說之使之背主而滅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乗其悔怒不就舍而就去是又生一敵也豈爲得計哉王者之於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用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爲美談何耶

漢高祖杯羮之語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爲天下者不顧家此姑以寛解羽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如是非

惟不罪而或又為之理說嗚呼天下之事有大於殺父者乎幸而羽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成功將何面目以立於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因謂高祖不可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於是下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荀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

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予為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
所施於家而父子之分無時而可變也所謂土亡二
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所生之親咸丘蒙以
瞽瞍朝為問孟子斥之以為齊東野人之語且曰孝
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天下適足
為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名豈得而壓父哉舜既為天
子而父瞽瞍自若瞽瞍未嘗為太上皇而子舜自若

然則君父並立於天下國自國家自家兩不相涉本無窒碍尊號之有無初不足為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為天子而父為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即為人臣而不當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唯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寶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己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己未必然也彼誠欲發悟上心何不直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見止於如

是耳其詔曰人之至尊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則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則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其言是矣至謂平暴亂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於天理本明而家令蔽之故雖加尊崇而卒入於不善也末流至於後世遂專以家事為私動持義掩恩之說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怪又其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法

而市不徇之名雖誅夷骨肉而不以為慊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滅絶無餘曾禽獸之不若皆家令之遺意也

高祖以櫟釜之故怨其嫂及即位封諸親屬而嫂之子獨不得太公以為言帝曰某非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羮頡侯君子曰漢祖小人也以一餅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有言猶以醜名加之羮頡是何稱號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嫂

不長者已尚得為長者乎

高祖疑張敖反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是呂氏猶知有人情親屬之義而帝直以寇盜視之由已之貪得無恩捐骨肉而不難故量人如此耳

丁謂常言漢祖非英雄至目為田舍翁雖似太過亦頗快人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尚論古人毫釐必計如漢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張南軒直

云使其知學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愚之惑滋甚矣
張安道題漢祖廟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
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此雖詩人一
時之言實中其病方帝始亡賴時豈誠有取天下之
計而可必其成功者乎顧乃對衆矜衒以愧其父兄
甚矣自欺而不知禮也
漢祖之平生可考也委太公於俎上而無營救意棄
孝惠魯元於道路而無顧藉心飾亡賴之非則誇示

其兄懷擽釜之隙則怒及其姪嬖寵如意而幾使冢嫡廢踞罵張敖而不以子婿畜韓信元勲本無異志而數施譎詐致畏偪而不終蕭何素契足諒推懷而未免猜嫌至械繫而後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季布雍齒以舊嘗窘已而幾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議者猶謂寛仁大度誠信使人吾不知其説也

漢文帝却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頴曰華歆擲金不若管寧揮鋤而不顧以是為二帝之優劣陋

哉斯言人主之道在於罷貢獻絶貪求為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箕子之歎象箸召公之戒旅獒其私憂過計也邪且夫千里之駿而以駕鼓車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却之為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於亂也遂殺鉤弋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其違天理而拂人情耳顧乃矜語左右自以為明史臣又曰

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皆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慵夫曰漢武於是為不道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無罪而殺人無時可也况以逆料未必然之事而殺其所親乎彼誠以為治亂由人自當別有所處不然付之定數一女子何與焉母子天倫也立其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也其為戾不已甚乎鉤弋之事借使行一時之權而曰凡生

子者皆譴死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匹夫之為其家慮猶君之為其國慮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殺人其可勝計而親戚之間豈復有恩義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乃所以絶其後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末流至於元魏之世遂以此為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祝不願生冢嫡有輒相勸為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為殆禽獸之所不忍而帝自為明史臣又從而賛譽之何其怪也葉永嘉曰漢

武一生顛倒臨終一節却事事做得是嗚呼立昭帝託霍光是矣鉤弋之誅安得為是高祖晚年使周勃為太尉而屬之以安劉氏顧孝惠暗弱而吕后强暴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然卒不殺后而議者不以為過焉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安而理有不得不然者孰謂武帝此舉可為法哉

東坡曰漢武無道了不足觀惟踞厠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為可取青奴材雅宜舐痔正應踞厠見之蘓子

於是失言矣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踞厠者乎奴材在彼君臣之禮不容廢也

汲黯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諭張湯姦邪必敗狀勸息言之息畏湯不敢也後湯果敗武帝聞黯言乃抵息罪嗚呼黯在朝廷面攻湯惡者屢矣帝不能從至於疎斥雖因此增秩而七年不復召竟死於郡豈真能重黯者而顧追恨李息邪

漢武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

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死左右皆以許贖為言上垂涕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東方朔上壽以為誅不擇骨肉此五帝三王之所難備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貴戚之子制之猶懼其逞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憚而不為哉使當主請之時即以高帝法語之將不至於

此矣利一時之貲而貽後日之悔知守法於其終而
不知防患於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滹南集卷二十五

滹南集卷二十六

金　王若虛　撰

君事實辨

光武封功臣鄧禹吳漢皆食四縣丁恭議曰古者封侯不過百里强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近世議者以光武為非予謂恭固遼儫然光武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

維持而欲恃區區之法制以沮姦雄而弭禍亂盖亦難矣

東坡嘗言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而惜其遺漏自今觀之信然如曹操征烏桓還自謂幸勝而偏賞先諫者可以為千古法也操一生所行類皆不道之事獨此一節有光青史而陳壽略之豈非闕典之甚哉

先主以私憾殺張裕孔明表請其罪報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嗚呼先主天資仁厚有古賢君之風至於此

舉乃與曹操無異惜哉

晉史山濤傳云鬲令袁毅賂公卿以求虛譽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為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濤取絲付史積年塵埃印封如初王戎亦嘗受人布司隸糾之武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為異耳嗚呼古人所謂不為異者不為崖異絕俗之事而已臨財之際雖一芥必有義存豈容自汚而猥以尚同為貴哉戎本貪夫蓋無足責濤既受其物矣即

封雖在何以自明且濤又嘗以盜官稻田為李憙所劾則非真能清潔者也而史臣亦以此恕之何邪武帝身為人主宜以節儉厲俗始自貴近而王愷與石崇爭侈乃以己物助之戎也犯贓則為之護諱而貸其罪天下安得不亂哉

宋文帝嘗故令諸子晚食曰欲其識有饑苦以節儉御物唐明皇師太子以下芟麥於宮中曰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嗚呼人主之教子當使親師傅通古今義理

既明百行自正曾謂此等可以制其心乎

宋孔熈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文帝時為散騎侍郎不為時知憤憤不得志乃與范曄謀亂事覺窮治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謂執政曰孔熈先年四十而猶為散郎安得不作賊君子謂帝於是失言矣人臣至於叛逆復何才之足惜且士之進退自有命存縱其淹抑終身亦當

委順奈何以小不如意遂圖不軌乎由帝之言是使狂躁之徒得以藉口而無忌憚豈所以為訓哉嗚呼彭城王同氣之親雖犯嫖隊本無他腸尚可聽其自新以全友愛之義重以會稽之哀祈扶令育之死諫而帝卒殺之不疑顧乃眷眷於熈先小子何其心術之悖也

隋文帝每謂趙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此非人主之言而亦非其本心也特綽之抗直

帝不能堪故耳

唐太宗嘗云奴告主反此弊事也謀反不能獨成必與人共成之何患不發而使奴告邪自今有告者勿受仍斬之君子曰太宗之立法是矣惜其猶以利害言也夫以奴告主理所不容自當禁之縱使無由得發亦豈可許乎乃不學之過也

唐太宗録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

為乃穉之齊人段志充請帝致政於太子大臣乞誅之詔曰朕之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亦穉之此可謂寛明矣然於李君羨則以讖記之文而殺劉洎則以廢立之語而殺或怪其不能以斯心加諸彼是不然恭志充輩凡人皆知其不足道故無所動其心君羨與洎則觸其真諱惡之機故不能自克耳武后能容蘓安恒而不容魏元同劉禕之亦是類也

唐明皇酺宴命三百里内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懐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綉服箱之牛皆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而歌於蔿上曰懐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君子曰城中好髙髻四方髙一尺明皇耽於淫樂天下方且風靡而傚之而又親詔守令責其角勝則彼惟知求勝以取悦葢亦不足怪也乃因德秀之諷而罰懐州刺史信有過矣而導之者

獨無罪乎即不自克至於寇亂交興中原受禍而不可解塗炭者豈止懷州之人哉

憲宗朝李絳李吉甫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范氏唐鑑稱其明懦夫曰憲宗黜德輿誠是然吉甫諂邪屢為絳所屈帝常直絳而謂吉甫專為悦媚則其可鄙蓋甚於德輿矣顧乃存之而不去其後絳亦罷免而吉甫獨寵任終身至以議謚貶張仲方而特賜

曰忠何其眷之深歟然則帝之明未足多也

憲宗元和三年策試賢良方正舉人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深陳時政之失皆獲髙第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置宰臣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誣考官不公上乃貶諸考官而僧孺等久之不調慵夫曰三子以直言應詔其心非有他也帝既嘉之即當擢用而施行以示至公其誰敢議顧乃狥吉甫之私情而為之報怨牛李之隙有自來矣帝每以朋黨疑臣下

而不知己之為朋黨之根也
唐武后時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復手殺師韞后欲赦死陳子昂議以為枕戈讐敵人子之義誅罪禁亂王政之綱非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且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者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之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韙其言後柳子厚駮之曰旌與誅不得並誅

其可旌則黷刑旌其可誅則壊禮若師韞以私怨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報之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其或父不免於罪而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死於法而非死於吏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當取公羊受誅不受誅之義以斷之元和中梁悦報父讐殺秦杲報有司曰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

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宜令詳議韓退之曰
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將使法吏一
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凡復
讐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勅
杖悅一百流循州明皇時張瑝張琇亦以父讐殺楊
汪議者多言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而裴耀卿李
林甫以為亂國法帝然之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
顧死殺人而赦此塗不可啓也乃下勅曰國家設法

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狥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臯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付河南府杖殺之考比三事惟明皇所處為不可易子昂等議似高要非正法盖禮記周官及公羊氏復讎之說皆亂世事不足信也

楚靈王聞羣公子被殺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唐文宗惑楊賢妃之譛幾廢太子永已而永暴薨

後帝因觀樂見童子緣橦而其父來往走其下泣然流涕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乃誅教坊宫人嘗構害太子者十數人嗟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父子之道出於天性靈王因巳子之死而始悟殺人子之為非文宗見他人之愛子而後知巳子不全之可恨者昏蔽如此宜其憒於天下之理也

温公極稱周世宗之美而曰大功未成中道而夭蓋太平之業天將啟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予謂温

公歸之天數是矣以為將啟聖人則媚主之辭也世宗天資豈宋祖之所敢望而如宋祖者其足謂之聖人乎使世宗而在太平之期可以立待何必宋祖哉宋主征煜煜遣徐鉉朝京師言其師出無名且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歐公載其事於五代史而論之曰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王者之興天下必歸於一統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期於掃

蕩一平而後已周世宗征淮南詔捃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為辭何其小哉慵夫曰歐公之言過矣自古出師未嘗無名而加人之罪者必有辭而後可曲直之理正所當較也宋主此舉果何名而何辭哉偶鉉及父子之喻因得以是而折之夫父子固不當為兩家矣而宋之與唐何遽有父子之分哉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並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已自三代以

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於一統者哉世宗既服江南清源節度使劉從效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鍾謨入貢帝問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以不敢帝曰向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日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

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世宗德度如此其視宋主何啻天壤而反以較曲直為小予宋主之初出師撫曹彬背曰會取會取彼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此則情實之語也歐公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飾主闕在臣子之義雖未為過而史書垂世之言安可不出於大公至正邪不載可也

唐將劉巨容討黄巢幾擒而復縱之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議者議其以鷹犬自期其言

誠是然如巨容輩何足責哉宋主太祖命曹彬平江南許以使相及回惟賜錢五十萬曰更為朕取太原然後與卿此非以鷹犬使人耶而宋儒每稱其吝惜名器夫人君之於臣過之以禮而示之以誠故人樂為之用果惜名器則如勿許然宋祖素多權詐本不為名器計也嗚呼使彬而君子何必以此待之如其小人則亦不復肯盡力矣嘗以彬之行事考之葢所謂君子者則宋祖惟失所以使人而又見其不能知

人也

滹南集卷二十六

滹南集卷二十七

金 王若虛 撰

臣事實辨

楊子以子胥鞭尸藉館為非東坡曰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子由論之則不然曰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慵

夫曰子由之論是矣君父之尊一也而君復統其父
知有父而不知有君亦何以立天下員雖不仕然身
居楚國而父為楚官則員亦楚之臣也臣無讐君之
義楚子之淫刑固有罪矣而員之報之無乃已甚乎
為員之計不過無食其禄而已夫君非至明誅殺之
間不能無濫使為臣子者皆得推刄而報之則國家
豈復有法而逆亂之事何時而已也若員者勇而無
禮敢為而不顧者也至其說吳王僚伐楚而王未即

從因之進專諸於公子光而使弒之蓋求以逞其怨毒則凡可以得志者靡所不爲既自賊其君而又賊人之君員眞小人也哉楊子譏之未爲過論而東坡以爲非人子然則蘓氏獨非人臣乎張南軒嘗與人議員立廟事云在吳則可在楚則不可員而有靈必不享於楚地蓋謂忠於吳而不忠於楚耳予謂員之於闔廬則忠於僚則賊其享於吳亦恐未安也

退之論范蠡招文種事畧曰爲人謀而不忠有匡君之

智而無事君之義若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吴之後還越之日泛輕舟遊五湖者豈唯范子乎其移文種之書猶援句踐之劍也句踐何過哉其文辭不甚佳此必少年所作故黜於外集而世亦無稱道者獨宋孫漢公謂其意出千古予以為然蠡雖功成然句踐之眷方隆而所期望者未艾也盍亦為之勉留而徐以禮請則終始之義庶幾兩全而決意不回若棄仇讐者王以誅賞動之則曰君行令臣行義卒潛

遁去揆以人情王既不能堪矣乃又移書同志誦王之短而示己之見幾種也不智亦因謝病不朝王未嘗負二子而二子負王安得不發怒而殺之乎以史傳考之句踐無不道之事惟種受誅而實其自取則長頸之相蓋亦無驗也嗚呼蠡春秋之豪才畧有餘而仁義不足者也以今日待其君如此其薄則向來所以黽勉從事者特假之以為功名之資耳夫豈誠意哉然而千古髙之以為美談其視貪榮嗜利死而

不悔者固為賢矣以君子忠愛之道律之殆未滿人意也

蕭何治未央宮事論者不一或以為非是或以為當然或又疑其為有深意何其紛紛也彼以刀筆吏監土木功不能無過制者其對上之言姑以自解云爾此固不足深責然亦何可妄舉哉大抵漢初君臣類無學術暗於義理其舉措之際亦多踈矣而後世每以聖賢事業期之宜其為說之多曲也

程晏論曹參譬之飲牛於汚泥而不即清淵呂祖謙論陸賈叔孫通譬之避雨於荒城而不求大厦皆恨其不以三代之隆輔漢也嗚呼三代之事豈漢祖之所可望而數子之才亦豈王者之佐乎彼自量其分而行其力之所及是矣而世儒每過期之此書生不通之論也

昔人之論葢有語病而意實不然者張釋之與文帝爭犯蹕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近世儒者往往譏

之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固似有理然一時之意姑為守分而言何暇慮及此乎王肅諫魏明帝亦嘗引此曰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其貶尤深盖帝性嚴急時督修宮室稽限者輒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故肅言近於過者所以力戒帝之專殺耳不然釋之之罪詎至是哉

張釋之與文帝爭論犯蹕罪名事云方其時上使誅之

則已議者紛然以為開人主殺人之端而隋源師謂
高祖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唐馬懷素謂
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自當處决聖心皆襲
釋之之意者也其言之病豈不益甚哉
尹賞病革戒其子曰為吏正坐殘賊免猶勝軟弱不勝
任仇士良致仕語諸送者以為無使人主知書近賢
臣則權常在我嗚呼凶人為不善惟日不足賞之酷
士良之姦居之不疑亦已極矣乃復將死而貽諸其

子既去而傳諸其徒不仁者可與言哉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曰臣當自刎以血污車輪帝不悅及聞張猛之言然後喜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陳瑩中曰事有緩急言有輕重御船非過舉之大諫而不從何遽至於自刎哉使果不從廣德之死又何名乎劉子翬曰廣德誠大過然非先發此言以激上心則猛之言未必見聽也有犯無隱廣德以之予謂推帝所以見聽之由則子翬之論得矣而廣德之過

又豈可不戒哉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共割財産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親戚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位二弟年長未蒙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遠近稱之君子曰武也欲成弟名自當委曲教之正使無成亦何愧於心而為此

詭譎之事吾不知武之本意果如所說邪抑實出於貪鄙初不自克而卒不自安邪使比及至是而其產破散或身先亡則何以辭於世乎所謂巧詐不如拙誠也

姜肱與二弟友愛常共臥起及各娶妻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三人之友愛則誠篤矣抑何不知禮之甚邪讀之令人發笑

漢黨錮諸公既無申屠蟠之高識而自貽伊戚可以逃

則當如夏馥不能脫則當如范滂若張儉者望門投止使他人殄滅宗親而身獨幸免雖以壽終亦何顏於世哉而史臣稱美其賢陋矣

劉翊豐財而好施獻帝西遷拜陳留太守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斂之又逢知故困餒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東漢之士詭激好名而不量輕重如此悲夫

或問荀彧荀攸於王通通曰皆賢者也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通曰漢武其生知乎雖不從諫未嘗不悅而容之噫漢武昏惑不道幾至亂亡晚節末路僅能少悔而通以為生知荀彧之徒黨附曹賊以取天下皆漢室之罪人而通以為仁者其謬論不待辨也

董昭為曹操謀九錫之事荀彧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彧飲藥而死蘇子由曰文若始從曹

公於東郡致其箕畧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與哉當是時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雖無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焉往劫而取之不若徐而俟之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吕伯恭曰彧阻撓昭議者其本情特不悦計非己出而已荅昭之詞蓋闕忠順云予謂二說皆通彧必居一於此要之不可謂忠於漢也而或者曲為文飾猥加褒譽温公則曰功先管仲東

坡則曰道似伯夷讀之殊可怪笑夫管仲合諸侯以
獎王室曷嘗助賊臣而篡國乎伯夷不與惡人言不
立惡人之朝而肯為曹氏之腹心乎彧之飲藥不得
已焉耳以操陰謀多忌彧之智力乃出其右一旦隙
生豈有免理至餽之食而發視乃空器其意可知彧
不自裁亦終被害將有慘於是者此陳壽所謂以憂
薨也烏在其為死節耶嗚呼人臣至於荀彧馮道其
邪正逆順不待辨矣而議者之蔽時或如此天下之

事豈易曉哉

諸葛誕為司馬昭所誅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魏志所記止於如此而注引干寶晉記云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横此幾大過也當時既知其不可屈則槩殺之矣何至一一遍問而數百人者雖信感恩亦不應盡能如此然而通鑑取之豈多愛不忍雖温公未免歟劉子翬不信田横客俱死事以為溢美

之言予於此亦云

管寧華歆共鋤園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擲之世皆優寧而劣歆予謂以心術觀之固如世之所論至其不近人情不盡物理則相去亦無幾矣畢竟金玉與瓦石豈無别者哉此莊列之徒自以為達而好名之士聞風而悦之者也若夫君子之正論則不然貴賤輕重未嘗不與人同特取舍之際有義存焉耳

陳壽評孫皓以為肆行殘暴虐用其民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過厚之恩曠蕩之澤意若微譏晉武而孫安國亦謂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不足謝寃魂而優以顯命仍加寵錫非代罪弔民之義二子之言是矣然湯武之師本以救天下是故誅其君弔其民而議者亦曰為匹夫匹婦復讎也後世代人者例皆志於奪國則既得而止矣詎有誠意為民者蓋不獨晉武為然也

初羊祐陳伐吳之策曰晧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晧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嗚呼果使吳人更立令主民得樂業於一方釋而存之以為外懼豈非好事今乃幸其無道而易取惟恐失之此其心曷嘗在民邪武帝不足責也若羊公者世所謂仁人君子而為謀亦爾則是舉也尚可以湯武之事繩之哉

東坡詩云景山沉迷阮籍傲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

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稱其賢雖詩人一時之言其實公論也然志林復云籍本有志於世遭魏晉多故乃一寓於酒何邪晉人放蕩本其習俗而好事者每為解說子由所謂借通達以濟溪欲者誠中其病古之君子避世全身固自有道其不幸而不免則命也何必穢汚昏醉為名教之罪人邪盖籍嘗戒其子矣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則亦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而已

滹南集卷二十七

滹南集卷二十八

金　王若虛　撰

臣事實辨

阮籍廣武之歎呼沛公為豎子李太白譏其狂言非至公而東坡以為指晉魏間人予謂籍傲誕大言視先王曾無忌憚而何有於沛公乎此固無足怪者蓋東坡不必辨而太白亦不必責也

晉史載祖約好財事其為人鄙猥可知阮孚蠟屐之歎

雖若差勝然何其見之晚邪是區區者而未能忘懐不知二子所以得天下重名者果何事也

或問殷浩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當時以為名言浩問劉惔自然無心於禀受何為善人少惡人多惔曰譬如瀉水着地縱横流漫略無方正圓者一時絶歎以為名通人有能百擲百盧者王衍曰此無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曰王君之

言闇得理皆類此噫三論無謂甚矣而取重於世如此晉士以虛談相髙自名而夸世者不可勝數而三子其尤也顧存而傳者若是則餘可以想見矣將無同三語有何難道或者乃因而辟之一生幾兩屐婦人所知而遂以决祖阮之勝負其風至此天下蒼生安得不誤哉

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

清潔絶倫宅宇舊物不華於昔始為當時所嘆予嘗讀而笑之矣所謂廉士者唯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為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為美談亦已陋矣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或問安兄弟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予謂此一時率爾之言非確論也吉人之詞故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遽以是定

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

謝安問王子敬書何如逸少答曰故當不同安言外論不爾則又曰外人安知或稱李含光書過其父含光聞之終身不書子敬非禮矣而含光亦太過也

晉元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曷不但言禮不可瀆上下之分不可亂而猥假此喻人主之尊止圖聽視而已邪晉士虛談類如此

晉兵伐吳孫晧遣其丞相張悌副軍師諸葛靚等逆戰大敗於版橋靚邀悌遁去悌不從靚自往牽之曰存亡有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再三牽之不動乃放去悌卒死之及晧降靚逃竄不出武帝訪得之欲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嗚呼靚身為軍帥而臨難苟免又勸主帥俱亡不忠甚矣及君降國滅天命有歸乃始讎晉不向朝廷而坐亦何謂也哉

苻堅將楊安攻晉梓潼郡太守周虓以母妻為賊所獲遂降於安嗚呼虓既以不忍捐親之故而至於受汙没身不仕以終天年可也豈復名節之足言哉而每見堅輒箕倨慢侮或至詆罵既又屢為叛逆而不悛此何謂也就使得行其志亦何以湔洗前罪而歸見晉人邪不忠於晉而無禮於秦進退兩失其妄人也已矣

温嶠將劉琨之命其母止之絶其裾而行鄧攸避石勒

之難其子隨之繫於樹而去千載之後猶令人恨二子之罪可勝誅乎史臣以為攸之無嗣天盖有知其論甚愜而稱嶠辭親蹈義申胥無以尚之斯則陋矣考之當時勸進之行不必須嶠而忍違慈旨使之抱恨終身喪葬俱廢此特以功名為急耳豈得與申胥比哉張南軒曰就使太真有克復神州一匡天下之勳亦浮雲之過太虛耳不足塞天性之傷若順母意雖泯滅無聞於後而所全者大不媿於心烏能以此

而易彼至哉言乎可以為萬世之訓矣

呂氏博議以温嶠詐王敦求脫為累晉其言過正不近人情朱黼曰以周身之防寓愛國之實反經合道要無可訾予謂只為己計亦不害於道以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無名而死於逆賊之手亦何圖哉逆賊之前豈所以施信義者邪

傅亮謝晦徐羨之皆晉室之臣而陰附劉裕以成篡代罪固不容誅矣及其受裕顧託曽未期年而弑營陽

戕義真畧無忌憚之意既以遣人迎文帝則又分據要地以為後圖此亂臣賊子之尤者文帝誅之盖千古之所快而蘓子由著論以為元凶劭之變乃天之報復文帝與亮等同過豈理也哉至其稱引春秋之義解釋里克之非皆不近人情其與取馮道殆無以異嗚呼蘓氏溺於佛老每以聞大道自矜而時持害教之説不為無罪於吾門也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我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

為善則我不為惡劉湛入獄謂其弟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嗚呼滂生昏亂之朝而標置自高忿疾已甚蓋所謂殺其軀也顧乃恨為善之無益固已惑矣至於湛輩貪權煽亂死復何辭而亦出此語豈不可笑之甚哉

宋彭城王義康以得罪出鎮豫章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意謂義康闇於大義貪權昵黨不逺嫌疑故至是耳其評甚當然

琳本道人而幸主見知遂參預朝廷之政賔客填門四方贈賂相系至有黑衣宰相之稱使果嘗讀書知道理不當少戢邪斯亦幾何其不敗也

劉凝之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覔新者償君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還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東坡曰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予謂沈

亦未足為法也君子之道貴乎別嫌疑明是非其實吾物何為受誣而與人使因而不還則成彼姦計而自貽不諱之名果何圖哉且所認有大於是者皆可與之而不辨乎然則麟士所處雖差勝凝之要亦不近於人情而君子不貴也蘇氏嘗以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為非而顧復有取於麟士何邪

蕭道成取宋王儉褚淵之力為多然觀其始謀本出於儉淵初無意為所迫而後從則儉之罪重於淵矣而

一時物議往往咎淵而少及儉者何邪

齊高帝嘗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想儉當時自謂風流勝於諸子矣而不知諂而迎合以啓驕侈之心曾不若彼伎之為本分也嗚呼儉既陰贊道成以奪宗國及相齊朝又為此佞媚之態非小人孰能爾哉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勸其引決以保全門户晏不從及晏拜驃騎將軍謂諸昆弟若從阿戎言豈有今日思遠曰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後晏果伏誅世或以思遠為賢予謂不然晏之貪權固為非智思遠力諫使之退避可也不然亦委之而已迫其必死不亦甚乎

魏太武時遼東公翟黒子有寵於帝犯贓事覺謀於高允曰帝問當以實對為當諱之允教以實對不宜欺

罔黑子竟以不實對被誅後崔浩因修史得罪允嘗同修亦當坐之太子營救導令翻異不從帝賞其直赦允而誅浩他日太子責允對曰臣與崔浩實同其事違心苟免非所願也退謂人曰我所以不從東宮者恐負翟黑子故耳世皆以為美談予謂此言殊未當也臣不敢君自是當然之事不必有為而後為且黑子不從允教而死非允誤之也而何負之有使允所坐果實則詭言自脫是為負浩豈關黑子如其不

然胃覆族之禍而踐疇昔之一言果何義哉

元魏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或勸其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遂舉家之官及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小弱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將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復命追還賊至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獨何愛一身戰死者相枕城陷楷不屈而死或問楷處此何如曰後一節可矣其始

則失之過焉食人之禄者固憂人之憂然一身盡節自足塞責單騎之官法之所許且無害於義而必全族蹈禍以固衆心斯不可以已乎君子之制行亦止乎中焉耳

裴矩佞於隋而直言於太宗温公曰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爾或曰矩迹則忠而其心則佞煬帝喜諂諛矩則以諂諛而悦之太宗好諫諍則以諫諍而媚之視君之好惡而為取容之計

也此大姦之情明主之所當誅也慵夫曰攻矩之心術此固中其病矣將以示勸戒而行教化則温公之論亦豈可廢哉

范純夫程正叔皆言魏徵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事太宗予謂是時高祖固在位也建成未成君而太宗之立實高祖之命然則王魏死其難可也不死而事太宗亦可也温公作通鑑正叔嘗勸其著徵罪而温公不以為然得之矣

唐王義方為御史將劾李義府而恐其得罪以貽親憂乃請於母既許而後言之張鎰救盧樅亦然夫既居憲臺之職豈得以親憂之故而遂不言邪近代鄒浩劉安世聞有諫官之命皆先請於母而後受是則知所處矣

滹南集卷二十八

滹南集卷二十九

金 王若虛 撰

臣事實辨

蕭何治未央宮高祖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治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上悅唐明皇時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

終遼爾行幸恐未當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嗚呼古人以家四海為言者多矣事雖不同率皆以廓人主之大度而破其褊狹之心而蕭何以之啓奢靡姚崇以之勸逸游信乎六經之言有時可以文姦也據二主初懷戒懼之意正當將順以成其

美而何等乃以邪說引之於惡罪孰大焉然何語雖非特以自解其失情猶可恕崇方失寵因此迎合遂復相位則其用心之鄙尤不容誅也

唐玄宗幸洛以崤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廣平諫之既見從矣乃復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代陛下受德也乞令待罪朝堂而後赦

上善之嗚呼臣以進言為忠君以納諫為聖上下同心以求真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自後世

諛臣専以歸恩分謗為愛君於是人主始諱其過而耻屈於下矣孰謂堂堂如宋公者而亦為此態乎
李希烈攻寧陵劉昌令守陴内顧者斬昌孫甥張俊居西北未嘗内顧而捽下斬之士有固志故能解其圍
杜牧之所記如此嗚呼無罪而殺其所親以之警衆雖云成功害理甚矣故宋子京不取以為好事者傳會此蓋有功於昌而東坡譏笑之信蘓氏之學駁而不醇也

或問張廵許逺何如曰忠矣然而未仁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守一城而食人三萬口其忍為之乎寧使賊殺豈容自食故予嘗謂其死節之名固千古不可磨而食人之罪亦萬刼不能滅也或曰為己則不可為國何害曰為已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箇是或又曰圖大事者不顧其小曰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三萬口之命而謂之小事何邪使江淮果由此而保亦不足道况其未必哉為廵等計可走則走

不可則戰戰不勝而死之足以塞為臣之責矣國之存亡付之天可也蓋當時公論亦多尤之李翰輩曲為辨説詎能服人之心而史臣猥曰議者遂定嗚呼去古逾遠義理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以名節自高而辛不免害道者可勝數哉

郭子儀不理發塚盜蓋主名未得且王事方急因以解危疑而安反側耳其心非不痛也而揚龜山以為能忘物我豈不悖哉此流於莊列之薄非所以為人子

之訓也

李西平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以爲皇家之福因請速進兵西平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嚮非相拒也五星盈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我軍不戰自潰矣皆謝非所及予謂西平處此固善然終不當語人其機已泄他日安可再用哉抑君危而臣死敵義自當爾天象吉凶實不暇問亦無事乎此機也

陽城之事退之永叔皆論其非而范純夫辨之以為實有所待且譏永叔不成人之美盖以城之素行非畏禍苟容者又卒有沮延齡救陸贄事故爾云云要之德宗之朝不必待七年而後可言為臣之法當以韓歐為正

唐史稱陸宣公貶忠州避謗不著書恐未必然宣公經濟之學本非立言者方其得志則發而見於用否則嘿而已矣不然公處昏君邪臣間直言鯁論未嘗有

所屈豈其一遇斥逐而遽爾畏忌邪史氏之期公淺矣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世多譏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謝表以東封之事迎憲宗是則罪之大者矣封禪忠臣之所諱也退之不忍須臾之窮遂為此諛悅之計高自稱譽其鋪張歌誦之能而不少讓蓋冀幸上之一動則可憐之態不得不至於此其不及歐蘇遠矣

柳子厚附麗小人以得罪天子所謂自貽伊戚者安於流落可也而乃剌譏怨懟曾無責己之意其起廢之說悲鳴可憐至有羨於顏馬璧浮圖既不知非又何其不知命也

李德裕不由科第進且以牛李譏切父政之故遂深疾進士嘗謂武宗曰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蓋少習其業而熟於朝廷臺閣之儀寒士雖有過人之才不能閑習也世以其言為不公而揚中立力為辨之

慵夫曰在他人言之固無嫌自德裕而言雖曰非私
人不信矣若謂人材色色有之不必進士則可乃欲
専仕公卿子弟豈得為公論哉天下之事豈徒習家
業熟朝儀者所能辦而才誠過人則亦何有於此等
哉自古由寒素為名臣者曷可勝數膏粱紈綺子焯
焯者幾人而遽以此薄天下之士顧不褊淺而可笑
邪使德裕麗人猶不足深責彼其著書論事實皆本
於儒學獨以激於私意遂為是過正之説卒以忌克

禍及縉紳至於斥死而不悛其天資小人也哉

唐哀帝時朱全忠欲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宰相裴樞以為太常卿當以清流為之持之不下全忠怒而殺樞歐陽子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范純夫非之以為樞乃全忠之黨從其大而違其細以竊天下之虛譽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葛勝仲曰自古姦臣有簒奪之志必誅

異已者曹操殺荀彧司馬懿殺王經未有同已而誅之者樞果從其大而違其細全忠自當以意曉尚何甘心投之濁流李振之謀耳振嘗曰王欲圖大事而樞輩朝廷之難制者故令殺之昭宗時樞為汴州宣諭以與全忠素善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絶後雖因全忠言而復相然能持之以正則始進不足累也當以歐陽子為正慵夫曰葛氏之言當矣然歐公亦許之大過所以起純夫之辯若樞者有書生之直氣而

無不可奪之大節耳

新唐書孝友傳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令鬬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别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乃復召兄弟同居君子曰使君良果篤於友悌者豈一婦人可得而間之既已為所惑而至於乖離矣雖知過而改亦何足入傳也

王朴薦扈載於李穀久而不用云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乃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嵗中病卒時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予謂人之於事亦盡其當為者而已朴能薦士信然穀之知人不足道也且人誠有命則壽夭貴賤固已一定而不可逃豈宰相所能予奪而損益哉穀言亦偶中耳

馮道忘君事讐萬世罪人無復可論者而蘇子由曲為

辨說以為合於管晏之不死雖無管仲之功而附於晏子庶幾無媿嗚呼是豈可以為比哉子糾小白均為亡公子而小白先入既已為君內外安之初無異議則齊國小白之有也糾不復爭而仲亦無必死之義故曰糾未成君仲未成臣孔子固嘗辨之矣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景公亦齊之循也莊公之讐在崔杼而不在景公則晏子不死而事之亦可也及杼盟大夫之不與已者則晏子不肯焉使杼而自立晏子

其肯事之乎是固不得以為比也又以對德光之問為能活中國受郭威之拜為能重朝廷且曰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談笑拜跪却之非盛德不能如此其言區區尤為可笑使此事果實亦何救乎大節之虧況其不然乎葢道之對德光諂以求媚耳初豈在民德光之不殺適其不欲耳何有於道至於威之拜道道之不答特平生長幼之禮不能遽改於一朝者也威之屈伸漢之輕重固不繫於此夫

有汲黯之直節而後弭劉安之謀有周舫之威望而後能沮王敦之志若道者貶君賣國習以為常此乃姦雄之所易而取之者而謂其能刦人於談笑拜跪之間乎夫惟威之視道不足以害其事故待以舊好而無間道亦知其不吾忌也故受之如常日而無嫌不然威其肯爾而道其敢爾邪道之迎湘陰也揣威無寶立之志不能以大義動之正論諭之而徒要其無使妄語而已行未及還威已代漢道復俯首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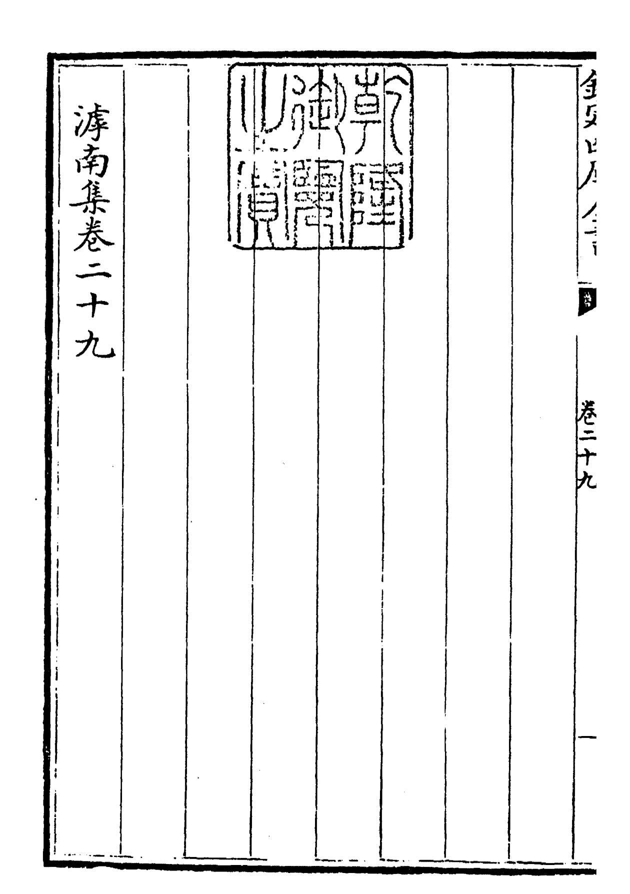
之矣所謂以拜起折威者果足信乎議者曾不考其素要其終而惑於適然疑似之跡亦已謬矣為臣至於馮道萬善不足贖百説不能文也使如道者猶可以貸焉豈復有人理哉胡安定曰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王介甫則方之伊尹富文忠則目為大人其餘紛紛者不論也乃知逐臭之夫今古不乏而堯桀之是非有時而顛倒歐陽子為道傳鄙薄貶斥若將不齒然於此等亦以為誠

然而不能辨何邪茆荊産云道欺盡五代人又欺到宋朝諸公此老賊伎倆亦自髙嗚呼道何足以欺人哉直闕之者陋見耳吾嘗論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書食人主之禄而敢昌言以馮道為是者皆當伏不道之誅也

王沂公有言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歐公每誦之以為得大臣體予謂人臣雖不當收恩然賢才豈可不求雖不當避怨然人情亦豈可輕失沂公惟主斯言遂至

於不肖薦人歐公惟主斯言遂至於喜犯衆怒皆用心之過也

王介甫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又曰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介甫初以唐虞之事責神廟以臯夔稷契自任漢唐而下皆所不道何其髙也及其憤新法之不行則甘心為商鞅而羨慕之又何其卑也



滹南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濟南集卷三十至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王增閒

滹南集卷三十

金 王若虛 撰

議論辨惑

范曄史論云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義者所以主生死而非對立之物也豈有時而輕重哉義重於生已爲語病又可謂生重於義乎雖然此自漢以來學者之所共蔽曄也叛人何足以知之

唐蘇頲論夷齊四皓優劣云四皓見賢于子房夷齊稱仁于宣父與其稱仁于宣父不猶愈于見賢于子房哉鄙哉斯言為論不求是非之真而徒倚古人以為重殊可笑也呂東萊曰競駑驥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然隨伯樂而譽馬未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未免為不知人其相去一何遠哉

老蘇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予謂挾儀秦之術者必無逄干

之心存逄干之心者固無事乎儀秦之術也蘇氏喜
縱横而不知道故所見如此
邵氏聞見録云顔子得位為堯舜孟子得位為湯武此
繆論也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何嘗有决擇之意彼
徒見顔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為而孟子游説諸侯急
於救世遂敢臆度而為是斬絶之論豈知顔孟者哉
蘇武不降匈奴名重千古而當時止得典屬國世皆恨
之陳季雅曰臣子合當事不當受重賞此論雖高在

臣子自處可也施於國家則不可顯忠遂良成湯之所以昌崇德報功武王之所以治信如陳氏之言則善善之道亡而勵世之具廢矣

温公排孟子而歎服揚雄荆公廢春秋而崇尚周禮東坡非武王而以荀彧為聖人之徒人之好惡有大可怪者

司馬君實正直有餘而寛假曹操蘇子由道學甚高而奬飾馮道皆繆戾之見有害於名教不足為長厚也

司馬溫公論曹操篡漢以為非取之漢而取之盜手夫言之罪萬古不磨胡致堂力攻之是矣及其論蕭道成當討蒼梧劉知遠不必赴晉難乃皆引以相明而不廢何邪是非有定理而前後反覆以遷就己意此最立言之大病也

東坡以武王伐殷為非聖人斬然不疑至其論范蠡之去荀彧之死則皆許以聖人之徒是何靳于武王而輕以予二子也

蘇子由論曹操曰使其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猶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于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胡寅論王敦曰使其回悖逆之心有事于中原與夫劉琨祖逖之徒犄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不此之慮而甘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其論朱溫曰為全忠計既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紀綱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敬順之道唐若未亡吾因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嗟夫

二子之意則善矣抑不思彼三賊者可以是而望之乎書生之迂濶如此

子由雜誌記道人犯罪不可加刑事其言甚鄙非惟屈法容姦有害正理而區區妄意于神仙殊為可笑蓋蘇氏議論濶踈者非一而此等又其尤也

三良殉葬秦伯之命詩人刺之左氏譏之皆以見繆公之不道而後世文士或反以是罪三子葛立方曰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三良雖欲不死得乎此説為

當東坡詩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若以魏顆事律之則正可責康公耳柳子厚所謂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是也呂氏博議反覆曲折以辨三子之非刻覈尤甚始予猶謂是少年場屋之文出于一時之率爾而讀詩記黃鳥篇復引蘇氏語為解乃知其所見之蔽蓋終身也

鄭厚曰王道備而帝德銷史法盡而經意遠予謂王道不殊于帝德史法無害于經意直厚之鄙見如是耳

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太盡予謂辨無太深

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鄭厚曰使湯武不為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

也予謂不然聖人與天為徒而以大義公天下遇所

當為固不暇遠憂後世而亂臣賊子亦不必藉口而

後發梟獍豺狼之惡何嘗有所因乎且魏晉而下凡

簒奪者皆以禪讓為名然則堯舜亦為亂臣賊子倡

乎以是論湯武陋矣厚又云以湯武順天應人非得

已者此書生所知也嗚呼順天應人易之所稱也厚雖鄙薄聖賢其於孔子猶若有所憚者至是說則併孔子而不取矣小人無狀一至于此天下之事亦有非書生所知者名教之理而書生不知則誰復知之且厚獨非書生耶何其背本之甚也如厚之徒固不足道然湯武之是非古今多疑之予不可不辨

鄭厚小子敢為異論而無忌憚湯武伊周至於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詆罵至漢祖蕭曹平勃之徒則尊為聖

賢而亟稱之復以歐公譏病唐太宗為薄倖夫之口其足憑乎

鄭厚曰江河之流多渾渾棟梁之材多磥砢至廉者以穢養之至美者以醜襲之衣錦尚褧之義也無管仲之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則仲一淺丈夫也必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無蕭何之強買錢貰則何一介士也必不能鎮國家撫百姓為一代宗臣無霍光之陰妻邪謀寵女立后則光一忍人也

必不能當廟堂擁幼君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嗚呼自古跌宕不羈之士往往略細謹犯非法君子取其所長恕而不責則有之今曰必如是而後可以了大事然則凡修身慎行者舉皆碌碌而無足取矣亦何以學為哉世惟知其訕薄湯武伊周之非而不知此等尤名教之罪人也

韓退之嘗曰孟氏醇乎醇荀揚大醇而小疵以予觀之孟氏大醇而小疵揚子無補荀卿反害不足論醇疵

也

退之三器論以為階太平之治歸天人之心者不在是

其言愜當出人意表在韓集中當為第一然辭采不

足觀亦如范蠡招大夫種議故不入内篇惜哉

柳子厚斷刑時令四維貞符等論皆覈實中理足以破

千古之惑而東坡痛非之乃知秦漢諸儒迂誕之病

雖蘇氏亦不免也

柳子厚非國語雖不盡佳亦大有是處而温公東坡深

罪之未為篤論也

通鑑一書妙絶古今雖萬世不能易也惟荀彧評為可恨耳當刪去之

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性命之說吾從歐陽子祭禮之說吾從蘇翰林封建之說吾從范太史餘論雖高吾弗信之矣

甚矣中道之難明也戰國諸子託之以寓言假說漢儒飾之以末節繁文近世之士參之以禪機玄學而聖

賢之實蓋隱矣

溽南集卷三十

滹南集卷三十一

金　王若虛　撰

著述辯惑

詩書以序冠篇首葢一篇總是一意故可也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以為名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之意也揚子法言隨問而答論孟之體耳而各取首章之意以為序曰譔某篇無乃失其宜歟

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為丘明孟堅忠臣近世趙尭卿文伯起之于東坡亦以此自任予謂臣之事主美則歸之過則正之所以為忠觀四子之所發明補益信有功矣然至其失處亦往往䕶諱而曲為之説恐未免妾婦之忠也

外紀通鑑之贅也道原初勸温公始于上古或自尭舜公曰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又勸其始於獲麟之歲則曰經不可續也道原既稱其可

法而卒為此書葢好名而不自禁因之託附以傳世耳觀其序可以見矣然勉強牽合至取戰國諸子謬妄之説以實其事固不若不作之愈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其所發明不為無補然所失亦多至述贊諸篇殊不足觀葢為蛇畫足欲益而反弊者顧乃髙自矜誇譏子長之未周豈不可笑哉

語孟之書本無篇次而陋者或強論之已不足取司馬貞述史記以為十二本紀象歲星之一周八書法天

時之八節十表放剛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傳取懸車之暮茲百三十篇象閏餘而成歲妄意穿鑿乃敢如此不已甚乎

史記評騶衍云或言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所謂牛鼎即上飯牛負鼎之事耳而貞解為函牛之鼎云衍之術迂大若大用之有牛鼎之意何其曲也

東坡之解經眼目儘高往往過人遠甚而所不足者消息玩味之功優柔渾厚之意氣豪而言易過于出奇所以不及二程派中人

王安石書解其所自見而勝先儒者纔十餘章耳餘皆委曲穿鑿出於私意悖理害教者甚多想其於詩於周禮皆然矣謬戾如此而使天下學者盡廢舊說以從己何其好勝而無忌憚也

宋人解書者惟林少頴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窒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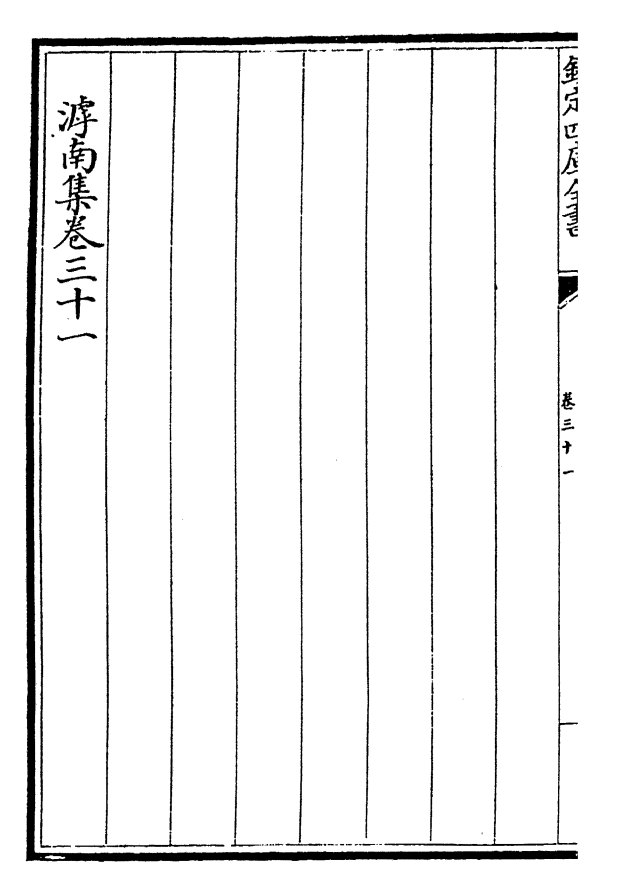
不為近代之繄當為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僎蓋未見林氏本故耳夏解妙處大抵皆出于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有數也

張九成談聖人之道如豪估市物鋪張誇大惟恐其不售也天下自有公是公非言破即足何必呶呶如是哉論孟解非無好處至其穿鑿迂曲不近人情亦不勝其弊矣

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

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辭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于世教讀詩記乃反平常無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

東萊謂學者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予素不明易程氏傳未敢知若謝氏胡氏之書嘗略觀之大抵喜為鑿說過正者多惟唐鑑實為純粹耳



滹南集卷三十一